

蔡晓滨
著

美国报人

游走于现实与历史之间



山东画报出版社

蔡晓滨 著

美国报人

游走于现实与历史之间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报人/蔡晓滨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0.2

ISBN 978 - 7 - 5474 - 0065 - 4

I. 美… II. 蔡… III. 新闻事业史—美国 IV.
G219.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7959 号

责任编辑 冯克力

装帧设计 王 钧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泰安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8.75 印张 2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定 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为时代作证（代序）

夜深声稀。神闲气定。静寂中才能安放躁动的心灵。当我提笔为自己的《美国报人》写序文时，不仅有些赧颜：我们是不是对美国的关注太多了一些？早年讽喻掉书袋时的人“言必称希腊”，今天该嘲笑某些人“言必称美国”了吧！

美国人民是一个伟大而勇敢的群体，他们的冒险本性和永无休止的开拓精神，引领着世界的愿景。平等、自由、民主，大抵就是这个年轻的国度带给人类最辉煌的精神财富。

封建大公国和中世纪野蛮愚昧的政教合一的残酷政权是生长不出民主、自由的萌芽的。马克思不得不在19世纪40年代，用最激愤的语言痛斥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精神的实质就是真理本身，但你们却想把什么东西变成精神的实

质呢？谦逊。歌德说过，只有叫花子才是谦逊的，你们想把精神变成叫花子吗？”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当中，这段话中的许多单词，是被马克思加了着重号的。这是这个天才的理论家和革命者表达他强烈感情的一种外在方式。

历史自有它自己的行进路径。

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断言：历史就是我们生活中需要的事实。因而，卡尔十分推崇伟大的自由主义新闻记者斯科特的名言：事实是神圣的，解释是自由的。

美利坚是幸运的。它从来就没有受到过禁止言论自由的种种弊端的限制。它的开国元勋们从一开始就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体系，以保障公民和社会团体表达自己思想和主张的自由。《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第一任国务卿、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特别重视新闻自由，并且一再申明新闻自由的种种益处。他说，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会让美国人民更容易接受共和主义的思想，因为真理愈辩愈明。他说：“为了保持人类心灵的自由和新闻出版的自由，每一个生灵都应该准备殉难，因为只要我们愿意怎样想就怎样想，怎样想就怎样说，人类的状况将得到改善。”杰斐逊说，政治自由，“除了靠新闻自由，是得不到保证的。限制新闻自由，就一定有失去政治自由的危险”。作为总统，他希望靠新闻出版自由把他带到舆论的审判台前，并且时常有人提醒他：不要滥用权力。

在这样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在这些较为完善的法律保护下，在美国诞生一大批顶级的报纸、杂志、出版社，出现了一批个性鲜明、有血有肉、叱咤风云的新闻人，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今天，我们闭着眼睛便能数出这些如雷贯耳的机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先驱论坛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基督教箴言报》《世界报》《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生活》周刊、《纽约客》和兰登书屋等等。

是的，我们数的是“机构”。在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中文研究专著中，专家和学者们大都将目光聚焦于这些著名报刊、出版社的整体，描绘的是它们一般性的发展轨迹，如《走进美国大报》《卓越媒体的成功之道》《纽约时报的风格》《报纸的力量》《美国文化与社会十五讲》《机器新娘》《美国新闻史》等。然而，在历史的舞台上，在生活这部威武雄壮、激情四溢的正剧中的主角，只能是人，只能是那些出类拔萃、历尽艰辛，成就伟业的了不起的大写之人。我追寻着这些人，阅读着这些人，思考着这些人，于是，才有了这本读书札记般的人物随笔。一文不名闯荡美国、最终成为全美第一报业大亨、创立了永世不朽的“普利策新闻奖”的约瑟夫·普利策；一枝纤笔论天下、影响了几代美国总统内外政策的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以天才般的创意创办《时代》周刊、垒下时代传媒帝国第一块基石的固执的亨利·卢斯；将默默无闻的《华盛顿邮报》打造成美国顶级报纸之一的菲尔·格雷厄姆和他的太太；在西部闭塞的荒漠上谱写了《洛杉矶时报》神话的哈里·钱德勒及他的儿子；实现了《纽约时报》华丽转身、完成中兴之变的阿道夫·奥克斯和他的女婿；一生以新闻为职业，写就了自己“美好人生”的《华盛顿邮报》总编辑本杰明·布莱德利；在《纽约客》中发表那些人们争相阅读的意境散淡、文字飘逸、感情细腻的美国式随笔的专栏作家埃尔温·布鲁克·怀特；兰登书屋的缔造者、生性活泼幽默、与众多世界最伟大作家有着密切交往的出版人贝内特·瑟夫——九个传奇人物列成一队，足以演绎一道美国近代新闻史上的风景线。

毫无疑问，这些人物是我个人选择的结果。选择就是取舍，难免有个人的主观好恶和情感倾向。英国剧作家萧伯纳访问美国时，与威廉·兰道夫·赫斯特交谈甚欢。他想不通美国人为什么不喜欢赫斯特，他认为赫斯特具备美国所推崇的所有优秀品质，更主要的，赫斯特是美国成功人士的代表，是美国社会奋斗精神的集中体现。

我也不喜欢赫斯特。不错，他创办的赫斯特报系风云一时，畅行东西

美国。但赫斯特最大的毛病就是：低俗。他是“黄色报纸”的最早实践者，他差点儿拐带坏了世界新闻史上最伟大的总编辑普利策。他在一个日益成熟、进步、高雅的社会中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最终他还是在美国报业的淘沙大浪中日渐衰退，直至销声匿迹。所以，我是不会选择赫斯特的。

写人物重在细节，难在传神。多年的职业训练，使我有寻找和捕捉细节的意识，有着“讲故事”的强烈愿望，可笔力不逮，学养有限，也许不能把这些读者期待的人物写准、写活，在此只有恳请诸位读者见谅了。

蔡晓滨

2009年夏秋之交于青岛浮山南麓

目 录

为时代作证（代序） / 1

坏消息才是好新闻

——《华盛顿邮报》总编辑本杰明·布莱德利 / 1

四代人演绎的传奇

——《洛杉矶时报》的掌门人 / 30

为历史写报道

——《纽约时报》群英谱 / 55

陨落的新星

——菲尔·格雷厄姆的跌宕人生 / 88

与新闻自由共生存

——约瑟夫·普利策的奋斗轨迹 / 114

孤傲的国王

——卢斯和他的《时代》周刊 / 146

真理的朝圣者

——沃尔特·李普曼剪影 / 172

田园中的优雅歌者

——E.B.怀特和他的随笔 / 204

“偶尔”为之的传世伟业

——兰登书屋创始人贝内特·瑟夫 / 230

“表达自由”的历史空间（代跋） / 259

坏消息才是好新闻

——《华盛顿邮报》总编辑本杰明·布莱德利

幸运之神多次眷顾

本杰明·布莱德利出生于美国波士顿后湾区的灯塔街。那是波士顿最著名的富人区，能够在灯塔街拥有一处住宅，既是身份的体现，更是财富的象征。布莱德利家族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家族中不乏百万富翁，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深得社会各界的尊重和景仰。

当然，布莱德利家族不仅仅是靠财富征服世界的。这是一个有品位、有教养的贵族之家。自哈佛大学创办以来，这个家族的几代人中竟有五十人毕业于这所著名的学府。那时的哈佛大学，注重的是财务和管理专业，毕业生大都成为美国的著名财务师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杰明·布莱德利的父亲哈佛毕业后，便游走在各大公司之间，从事财务管理工作。即便是在经济大萧条的1931年，他的父亲还能轻易地找到年薪五万美元的工作。

到了本杰明和他的哥哥弗莱迪进入哈佛后（兄弟两个从来没有感到考哈佛是什么难事，好像进哈佛读书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情一般），社会环境变了，年轻人的观念变了，哈佛的传统也在起变化。人们不再特别看重商科，像经济、政治、法律、哲学、社会等专业，都成了不错的选择。老布莱德利的这两个宝贝儿子走得更远。大儿子弗莱迪一门心思要当演员，二儿子本杰明却迷上了新闻记者这一行业，尽管他从未受过正规、专业的新闻训练。

然而，在走上新闻事业，以及在踏上记者之路的漫漫征途上，本杰明·布莱德利却一次次地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他的幸运，便是他成功的要素之一。

就在他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山本五十六卑劣的偷袭行为，激怒了美国人民。美国政府立即对日宣战。义愤填膺的热血青年纷纷应征入伍。布莱德利经过短期训练，便登上“菲利普号”驱逐舰，成为了一名海军军官。1943年，他在布加因维尔海峡执行任务时，经历了他此生最难忘的一次战斗。空袭警报拉响之后，他从昏暗的战斗信息中心跑上舰桥。正当布莱德利抬头往天上看时，一架日本99式舰载俯冲轰炸机就出现在他的眼前，距离他甚至不足五十米。布莱德利甚至清楚地看到了那个日本飞行员的样子，清楚地看到那枚重达九十公斤的巨大炸弹正缓缓下落。千钧一发时刻，军舰急速左转，炸弹落入海中，激起的水柱将右舷这边所有的人都溅得浑身湿透。幸运的是，它没有爆炸，这是枚哑弹。幸运之神第一次向布莱德利招手了。

战争结束了。布莱德利从没想过他能全身而退地复员回到家乡。此时他已结婚，工作成了一个大问题，因为他要养家糊口。父亲希望他子承父业，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经纪人或公司管理者，而他却对新闻走火入魔，一心想当一个游走世界、仗义直言的记者。无奈，父亲托朋友写了两封推荐信，介绍他去《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华盛顿邮报》碰碰运气。

深秋的一个夜晚，布莱德利简单收拾好行装，带着他的全部积蓄——大约八百二十五美元，乘火车离开波士顿，开始了他的求职之旅。

第二天清晨，火车停在了巴尔的摩市火车站。天降大雨，水雾濛濛。布莱德利没有勇气冒雨进城，那样的话他非被浇成个落汤鸡不可。他决定直奔华盛顿，先去《华盛顿邮报》看看再说。父亲的朋友给他介绍的是《华盛顿邮报》社论版编辑赫伯特·埃里斯顿。见面之后，赫伯特对布莱德利爱莫能助，因为后者对新闻编辑部的事情实在是一无所知。他耸耸肩，摇

摇头，无奈地把布莱德利送下了《华盛顿邮报》大楼门前的台阶。没想到的是，他们正好与城市版主编本·吉尔伯特打了个照面。吉尔伯特能力超群却又备受争议，他的处事风格和桀骜不驯让许多人对他敬而远之。赫伯特也许是出于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愧疚，张口问了吉尔伯特一句：“你那里缺人吗？这个年轻人可是想当记者。”谁会想到这么巧呢，就在一天前，一位记者意外辞职，刚好留出了一个空缺职位。吉尔伯特让布莱德利等一等，他立即找到了执行总编辑罗斯·威金斯，一番商议之后，他们竟然决定录用他，并且立即开始工作，周薪八十美元。

在《华盛顿邮报》工作了几年之后，布莱德利跳槽来到了《新闻周刊》。布莱德利早就渴望着到海外一试身手，《新闻周刊》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他被派往巴黎任首席记者。1956年2月，法国与它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关系十分紧张。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秘密酝酿之中。作为记者，最大的愿望就是挖掘其中的爆炸性新闻。布莱德利从巴黎飞到阿尔及尔，住在阿勒提宾馆。晚上11点多，他出门搭乘出租车去寻找采访线索。这是一辆与众不同的出租车，除了司机之外，副驾驶座上也坐着一个阿尔及利亚人。布莱德利的本能让他感到机会来了。他用法语像是自言自语地喃喃说道：对于一个美国记者而言，要想公正地报道两方的情况确实有难度；要想找到民族解放阵线里愿意和人真诚交谈的代表，从而掌握真实情况，可真是太难了。这两个阿尔及利亚人听前一怔，把车开到了一条偏僻小路，在证实了布莱德利的美国记者身份之后，他们告诉他第二天会有一个叫弗朗索瓦·德洛尔姆的先生电话联系他。第二天，布莱德利如约来到了阿尔及尔主广场纪念碑附近的巴黎咖啡馆。两个阿尔及利亚年轻人与他见了面，他俩一个瘦削机敏，一个剽悍无比，后者怀中居然还揣着一把匕首。他们告诉他可以会去见副总理克里姆。他被他们蒙住了眼睛，然后坐进了车里。在开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在一个乡村咖啡馆停了下来。他们说，下雪了，前方的隘口被雪封住了，只能等。布莱德利在乡村旅馆里等了三

天，等待着那随时会响起的电话铃声。为了缓解自己紧张的心情，布莱德利平生第一次吸食了大麻。那是他前妻的妹妹给他的，他带着这些大麻环绕了大半个欧洲。他将大麻装进烟斗，点燃猛吸几口，然后呼呼大睡。醒来后再填满烟斗，吸食之后，再次大睡。三天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在确认了德洛尔姆一行人已经消失之后，布莱德利动身返回巴黎。事后得知，法国情报部门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中的一个卧底，向法国军方通报了这一情况。再者，已经开始的暴动，让阿尔及利亚方面无暇顾及布莱德利了。布莱德利一到巴黎，便立即遭到了警察的逮捕。在警车里，一个警察头目转过身来对他说：“布莱德利，你触犯了法律，要被驱逐出境。你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离开法国。”全球各大报纸都刊登了布莱德利被捕的消息，他立即成了轰动世界的新闻人物。他那没有成功的冒险之行，照样成为了《新闻周刊》的独家新闻。

一年后，布莱德利被《新闻周刊》调回国内，任驻华盛顿的首席记者。事业上蒸蒸日上，布莱德利与第二任妻子汤尼的婚姻生活也幸福美满。汤尼与前夫已经生育了四个孩子。他们本来不打算再要孩子了，但琴瑟和谐的生活让他们改变了主意。不久，儿子迪诺降生了。这个急性子的小子差点儿就生在医院的电梯里。布莱德利需要一处大房子来安置这五个活宝。他买下了华盛顿乔治城西北区N大街3300北街区的一幢楼房。闲暇时间，他与汤尼时常推着迪诺在附近街区散步。几个月后，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一位新当选的参议员，买下了布莱德利同一街区的一幢房子。这对夫妇有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也时常推着童车外出散步，他们在路上相遇时，彼此点头致意。1959年年初的一个周日，阳光亮丽，天气晴暖。布莱德利夫妇推着迪诺来到了参议员家的后院门口。正巧，参议员的女儿卡罗琳正在院中嬉戏。他们假装要给两个孩子比个头，就这样走进了参议员的院门。握手致意之后，他们彼此通报了姓名。参议员叫约翰·肯尼迪，他的夫人叫杰奎琳。他们的友谊自此开始。一年多之后，肯尼迪竞选总统，布

莱德利跟随他跑遍了大半个美国，写了无数精彩报道。一决雌雄的时刻终于到了。竞选之夜看上去长得漫漫无边。因为在星期二的晚上，肯尼迪在几个关键州没能获胜。竞争对手尼克松作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声势造得同样不小。布莱德利作为记者，在两个竞选阵营都可以自由出入，深入采访。他从共和党竞选总部采访归来后，肯尼迪曾问布莱德利，尼克松怎么样？布莱德利回答：“尼克松的策略是不同的，无趣而又古怪枯燥，而且是几乎带有敌意的。”伊利诺伊州、加利福尼亚州、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的选情尘埃未定，民主、共和两党的局势扑朔迷离，只有到星期三，官方才会公布正式的选举结果。周三傍晚，布莱德利和汤尼接到肯尼迪和杰奎琳的邀请，请他们去他家吃晚饭。聚会只有他们两对夫妇和一位帮助肯尼迪竞选的艺术家。汤尼已有八个月的身孕，正怀着她和布莱德利的第二个孩子，杰奎琳也同样是腹便便，行动已经不方便。几分钟后，肯尼迪从楼上下来了，在别人还来不及问话之前，他微笑着说：“哦，美女们，我们获胜了。你们可以把肚子里塞的枕头给拿出来了。”肯尼迪以最轻松幽默的方式宣布了他的胜利。此后两年多，布莱德利夫妇无数次地做客白宫，做客肯尼迪的家中和乡间别墅，共同乘坐总统专机飞来飞去。一个好邻居，成就了一段难忘的友谊，也成就了布莱德利这一期间的辉煌的新闻生涯。因为每当看到布莱德利与总统谈笑风生，共同走下总统专机，或是共同从戴维营度假别墅走出来时，苦苦守候的其他媒体的记者——无论大报小报，无论广播电视——总是会气歪了鼻子。

《新闻周刊》陷入了困境。杂志社的社长老麦尔肯·米尔，实质上为了自己商会的朋友在打理这份杂志，他对新闻毫无兴趣。《新闻周刊》的总编辑，是老麦尔肯的儿子小米尔，只有二十四岁。他只分管周刊的社论版，整天无精打采，没有活力，也没有什么长远目标。布莱德利等一帮骨干记者，早就听说杂志社可能易主，只是不知道董事会将把它卖给谁。他们担心明珠暗投。如果卖给了一个唯利是图的贪婪商人，只把《新闻周刊》

当作赚钱的工具，那么，《新闻周刊》在本质上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有一天，经过一整天的深思熟虑之后，布莱德利喝了几杯威士忌以壮胆量。晚上11点多钟的时候，他鼓足勇气，冒昧地给《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菲尔·格雷厄姆打了个电话。在电话中，布莱德利结结巴巴地说，希望能尽快跟他谈谈有关《华盛顿邮报》并购《新闻周刊》的事情。菲尔·格雷厄姆简单地回答说：“你为什么不过来谈谈呢？就现在。”这让布莱德利喜出望外。他事后回忆说：“这是我打过的最棒的一次电话了，最幸运，最有效，让人最为激动，回报也最为丰厚，而且只有回报，没有损失。”打过电话十分钟后，布莱德利已经坐在了格雷厄姆家的客厅里了。

布莱德利记不起他曾同菲尔·格雷厄姆打过交道。其实，他们之间是有过交往的。1949年6月28日下午，刚到《华盛顿邮报》干记者没有几年的布莱德利，从警方电台广播得知安纳克斯蒂亚发生了暴乱，立即同另一位记者火速赶到了现场。他们目睹了白人和黑人为使用游泳池而爆发的激战，棍棒、石块乱飞，白人黑人们你来我往，互相围殴，场面惨不忍睹。他俩知道，他们采访到了第一手材料，而且十分翔实。回到报社，两人迅速完成了稿子。布莱德利心中充满着憧憬和激动，他想，世上的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止我们为报业工作，因为我们的文章至少能成为明天报纸的焦点。第二天一大早，布莱德利迫不及待地抓起一张《华盛顿邮报》，第一版要闻没有，第二版都市新闻也没有。“居然一个字都没有！”报纸显然是受到了来自政府部门的压力。布莱德利愤怒了，心中对标榜自由的《华盛顿邮报》不敢说出事实真相而气愤不已。正在这时，他觉得有人拍了他的肩膀一下，转身一看，发行人菲尔·格雷厄姆穿着笔挺的西装站在他身旁。“好了，伙计，”他说，“跟我来吧。”格雷厄姆把布莱德利带到《华盛顿邮报》老办公楼的五层，他的办公室就在那儿。办公室里，布莱德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全面负责管理城市泳池事务的联邦政府内政部部长朱利叶斯·克拉格，副部长奥斯卡·查普曼，代表白宫的杜鲁门总统特

别顾问克拉克·克里弗德全都在座。而且，他们也都穿着正规的西装。格雷厄姆让布莱德利向这些大人物们讲讲当时发生的一切。起初，布莱德利还很紧张，讲着讲着，他反而逐渐平静下来。说完之后，他们说了句“非常感谢”，就让他离开了。第二天，暴乱的报道上了头版，标题改为《安纳克斯蒂亚泳池关闭，开放时间另行通知》。这是布莱德利走后，格雷厄姆与当局摊牌的结果。格雷厄姆说，政府必须保证立即关闭安纳克斯蒂亚游泳池，以避免骚乱，必须保证第二年在无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基础上，重新开放全部六个游泳池。否则，布莱德利关于这次暴乱的详细报道将全部刊登在《华盛顿邮报》的第一版上。华盛顿的高官们及他们的随行人员，当场同意了格雷厄姆的建议。

这一天晚上的谈话十分愉快。他们从夜里11点多一直聊到凌晨5点。格雷厄姆向布莱德利了解《新闻周刊》华盛顿分部和纽约总部的人事情况，听取他对负责新闻采访和负责杂志运营管理人员的情况介绍，征询他对人事安排的意见。格雷厄姆的坦率，激发了布莱德利的谈兴，他把他所知道的所有的一切毫无保留地谈了出来。回到家中，他竟激动得难以入眠，用了四个小时，将这次谈话内容整了一份五十页的备忘录，上午9点就交到了格雷厄姆手中。格雷厄姆也略感吃惊，他对布莱德利说：“只是些随便想到的东西，我们只是随便聊聊……只有我会看到这个。”1961年3月9日，《华盛顿邮报》正式收购了《新闻周刊》，米尔父子是在决定宣布前三分钟才得到消息的，这令他们大为尴尬。总编辑小麦尔肯·米尔看到菲尔·格雷厄姆坐在《新闻周刊》的会议室里，还跑过去问他：“你来这里干嘛？”布莱德利是幸运的。幸运之一是，菲尔·格雷厄姆入赘岳父家之后，老是想自己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以摆脱上门女婿听命于岳父的阴影。收购《新闻周刊》正是格雷厄姆梦寐以求的机会。幸运之二是，此后不久，格雷厄姆的抑郁症就彻底发作了，他真的疯掉了。那五十页的备忘录也不知被他扔在了何处。如果真要流传开来，人们看到布莱德利背后的

议人之语，布莱德利的颜面往哪儿搁？当然，最幸运的还是《新闻周刊》了。它并入《华盛顿邮报》后，各项事业得到了顺利发展。创刊七十多年来，它依旧健康地、充满活力地生存着。今天，它已是美国三大新闻周刊之一。它已由当年的“新闻周刊，新闻本质”的办刊宗旨，演变为助理总编辑罗恩·嘉维斯所说的“我们要突破‘新闻是突然发生的’习惯性想法”。突破，就是从布莱德利那个幸运的电话开始的。

五角大楼越战文件

1971年。

菲尔·格雷厄姆已经意外死亡。他的妻子凯瑟琳·格雷厄姆接掌了《华盛顿邮报》发行人的大权。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惊人的毅力和智慧让她逐渐熟练地操控这艘新闻巨轮平稳航行。她力排众议，下定决心将本杰明·布莱德利调来任《华盛顿邮报》总编辑，就是她不寻常的举措之一。

这一年，尼克松击败了约翰逊，第一次入主白宫。这位共和党的总统，一向对《华盛顿邮报》心存不满，敌意盈怀，这让布莱德利心中有了一丝隐隐的担忧。

6月12日星期六，尼克松女儿的婚礼在白宫热闹举行。为了讨好总统，当然也为了报道新闻，《华盛顿邮报》派出了记者朱迪斯·马丁前去采访。没想到，尼克松家族拒绝马丁报道白宫当天的婚礼情况。《华盛顿邮报》毫不气馁，坚持派马丁前往。只不过，他们是根据电视报道的画面，写出了自己的新闻稿。

6月13日星期天，《华盛顿邮报》头版的上半部分都用来报道了这场在白宫举行的婚礼。布莱德利悲哀地想到，除了他们自己，其实没有多少人关心此事。

作为《华盛顿邮报》最大的竞争对手，《纽约时报》却在这个周日石破天惊地抛出了一个新闻大作：《1945—1967年美国对越南政策决策过程始末》。第一版开头之后，后面用了整整六个版做了详细解读，内容涉及许多绝密文件。这尤如一记闷棍，顿时把布莱德利打懵了。

1971年的初春，布莱德利等人就风闻《纽约时报》正在酝酿一个重大报道，他们也发现《纽约时报》的一些著名记者突然从报纸上消失了。然而，几经打探，仍是不得要领。没想到的是，《纽约时报》搞到了四十七卷、七千多页的五角大楼越战文件的副本，他们秘密组织了十几名一流的编辑、记者，耗时三个月，分析、提炼、整理成了几十篇文章。

星期一，《纽约时报》的第二冲击波来临了：“越南档案：研究称，1964年大选前在轰炸越南问题上已达成共识。”

星期二，《纽约时报》的第三冲击波面世了：“越南档案：研究给您讲述约翰逊如何秘密地展开地面战斗。”

三天了，《华盛顿邮报》毫无作为，他们拿不到秘密文件的任何只言片语，只能转载《纽约时报》的报道。责任编辑每天在稿纸上颤抖地写下“据《纽约时报》报道……”被竞争对手无情地超越，已经是奇耻大辱，从对手那儿转发新闻报道，尤如在伤口上撒盐。布莱德利痛苦地觉得，他的心在滴血。

星期二，尼克松总统恼羞成怒，暴跳如雷。他指示司法部，立即通知《纽约时报》，以不得泄露国家机密的规定，停止刊登这些报道，并立即将文件副本交还国防部。《纽约时报》慑于白宫的淫威，违心地撤下了已上版的第四波、第五波稿件，将机密文件送回了五角大楼。《华盛顿邮报》闻听此讯，整个编辑部差点疯掉了——我们难道一点机会也没有了吗？

努力总有回报。《华盛顿邮报》国内版编辑巴格迪基安仔细研究了《纽约时报》的报道后，认定这些秘密文件出自他的朋友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之手。